

二十世紀末海峽兩岸文學現象的觀察——從衛慧《上海寶貝》說起

劉向仁、沈惠如

德育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摘要

二十一世紀初，台灣興起了陣陣文學熱潮，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來訪，到日本 AV 女優飯導愛來台為自傳《柏拉圖式戀愛》做宣傳，一時之間，「靈山」與「靈肉」話題不斷，以往乏人問津的高行健作品突然洛陽紙貴，令書商大嘆「書態炎涼」，而《柏拉圖式戀愛》的狂銷更是掀起了筆戰，女性主義團體直斥此一「歪風」，一般小市民則認為她的奮鬥歷程值得鼓勵；在如此沸沸揚揚的情境之中，不禁令人回想起二十世紀末華文文壇的一樁公案——衛慧《上海寶貝》被禁事件，此一事件透露出多項訊息，包括創作出版的自由、作品的社會價值、行銷手法的爭議、難以抵擋的潮流等等，在在都值得我們關注，畢竟在新世紀的來臨之際，如何看待此一文學現象？又該如何順應或導正？這都是有待思考的課題。本文擬將《上海寶貝》一書做全面深入的探索與分析，包括衛慧其人其事、出版宣傳與被禁的始末、文本分析以及各方評價等，再據以歸結出海峽兩岸的文學態勢，作為二十一世紀初華文文學（尤其是大眾文學）的回顧與展望。

關鍵詞：衛慧、上海寶貝、後殖民理論、華文文學

Literary Phenomena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From Wei Huei's "Shanghai Babe"

Liu Shiang-Jen and Shen Hui-Ju
Deh-Yu College of Nursing and Management

Abstract

From the visit of Nobel Prize winner Gao Xingjian, to the book promotion of "Platonic Sex"—the memoir of Japanese porn star Ai Ijima, literature has never been such a hot topic in Taiwan. Suddenly, the previously unnoticed books of Gao Xingjian jump on the best-selling list; the debate of "Soul Mountain" over "Soul Flesh" ensues. The popularity and booming sale of "Platonic Sex" provoke the feminist. On the other hand, the general public largely appreciates the positive transformation of a porn star into a career woman. In retrospect, the banning of Wei Huei's "Shanghai Babe" may provide some insights for the literati. At the dawn of the new century, how should we adapt or even re-direct the trend of popular literature? We will discuss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ublication, the social values of literary work, and the controversy of commercial promotion techniques.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book "Shanghai Babe", author Wei Huei, and the promotion and banning incident of the book. To conclude, we like to present the literary trend from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s we look forward to Chinese literature (especially popular literatu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 Wei Huei, Shanghai Babe, Post-colonial, Chinese literature

二十一世紀初，台灣興起了陣陣文學熱潮，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來訪，到日本 AV 女優飯導愛來台為自傳《柏拉圖式戀愛》做宣傳，一時之間，「靈山」與「靈肉」話題不斷，以往乏人問津的高行健作品突然洛陽紙貴，令書商大嘆「書態炎涼」，而《柏拉圖式戀愛》的狂銷更是掀起了筆戰，女性主義團體直斥此一「歪風」，一般小市民則認為她的奮鬥歷程值得鼓勵；在如此沸沸揚揚的情境之中，不禁令人回想起二十世紀末華文文壇的一樁公案——衛慧《上海寶貝》被禁事件，此一事件透露出多項訊息，包括創作出版的自由、作品的社會價值、行銷手法的爭議、難以抵擋的潮流等等，在在都值得我們關注，畢竟在新世紀的來臨之際，如何看待此一文學現象？又該如何順應或導正？這都是有待思考的課題。本文擬將《上海寶貝》一書做全面深入的探索與分析，包括衛慧其人其事、出版宣傳與被禁的始末、文本分析以及各方評價等，再據以歸結出海峽兩岸的文學態勢，作為二十一世紀初華文文學（尤其是大眾文學）的回顧與展望。

一、赤裸與真實——衛慧的生命歷程

（一）成長過程與文學啟蒙

衛慧原籍寧波，父親是軍人，從小住在軍營裡。因為父親工作的緣故，9 歲到 11 歲之間，她是住在普陀山的一座寺廟裡，附近還有一個海島。根據她的回憶，這段歲月帶給她很大的影響，因為她常一個人靜靜地待在廟裡，偶爾去海島走走，沒有什麼朋友，導致她有孤僻的傾向。由於父親常像訓練士兵一樣的訓練女兒，天生反骨的她，常常一不開心就逃家，跑到「法雨寺」和一個和尚聊天、跑到颱風天的海灘，看著大浪將各種奇怪的髒東西捲上岸。在那一段歲月裡，她體認到生命的虛無與蒼涼¹。

衛慧是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的，而她的寫作，也是起自大學時代。在大學第一年的軍訓課中，儘管她們學習的是射擊、扔炸藥包、走方陣，但那種嚴謹單調的生活反而激發了她們浪漫的情懷，晚上翻過牆頭去約會的大有人在。大學

裡她和同學很少聯繫，經常逃課去搞戲劇。上海高校第一齣沙龍劇《陷阱》就是在復旦演出的，很成功。當時她扮女主角，同時是導演助理。在她編導的第二齣沙龍劇《LOOSE》中，演員全是女孩，她們的演出海報上的廣告語是：「5 朵夜玫瑰，精彩演繹性、謊言、暴力的故事。」畢業後，在 1998 年底，她還自編、自演、自導過張愛玲的《紅玫瑰白玫瑰》，做了大膽的「異化處理」。她非常希望除小說外，還能在戲劇、藝術展覽方面能有些發展。

1995 年，22 歲的衛慧發表她的處女作《夢無痕》，之後，接連不斷地有新作推出：如《上海寶貝》、《像衛慧那樣瘋狂》、《蝴蝶的尖叫》、《水中的處女》、《艾夏》等等。一時之間，衛慧成為新生代作家的代表，所有的媒體、輿論與讀者一致把焦點對準衛慧。關於衛慧的文學啟蒙，據她自己說，她很喜歡唐詩宋詞，喜歡其中的色彩與音節；而對她影響較大的有芭哈絲的《情人》、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垮掉的一代》，還有德國、俄羅斯詩人的詩，一開始時她也寫詩，後來才寫小說。²

衛慧非常喜歡亨利·米勒，喜歡他猥褻的文字中所隱藏的爆發力；而托爾斯泰讓她提醒自己作品內容要開闊；此外，她還喜歡日本導演北野武，喜歡其作品中暴力的節奏感。衛慧因為在大學裡看了不少書，對語文的詩性、哲理性把握得很好。她的語言訓練從很早便開始，寫的也絕不是一般的色情文學，她說：

我覺得寫作最重要的意義是帶出語言的快感，寫的語言要漂亮，是一種瘋狂，放一點毒的漂亮妖花，我在復旦就開始訓練自己寫這種令人上癮的文字。³

可以說衛慧經過多年在文字上的「媚功」修為，終於寫出名堂。也因此她對自己的小說頗為自豪，她認為語言透明、有質感，敘述性強，可以把摩登的、浪漫的、冷漠的城市用語言展示出

¹ 參見李靜雯〈上海寶貝——衛慧專訪〉（轉引自《新聞分析》網站，2000 年 6 月 15 日）

² 參見《北京青年報》第 22 版〈特別發現〉（2000 年 4 月 12 日）（www.bjyouth.com.cn/Bjqnzz/20000331/BIG5/default.htm-50k-）

³ 參見陳詠詩〈明報專訊〉的採訪。

（www.mingpaonews.com/20001101/jaindex.htm-8k-）

來，讓她非常驕傲。

無論衛慧多麼具有爭議性，她已是成名作家則是無庸置疑的。成名後的衛慧在作什麼？她說目前正在閱讀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鄧肯、莫泊桑的傳記，看有關老上海題材的書等等。持續不斷的閱讀，相信是促使她更上層樓的原動力。

（二）後殖民城市的薰陶

一提起上海，總讓人想到十里洋場的紙醉金迷，然而她那被殖民的歷史，也是不容忽視的一環。走進上海，到處看得到殖民文化的痕跡，從未經過上海殖民租界時代的我們，心中激起的懷舊意識都是美好的、浪漫的、詩化的。然而，許多經歷過黃埔公園門口高掛「華人與狗不准進入」那個時代的「老上海」就不以為然了，畢竟那是屈辱的回憶！儘管那是不願被記憶的歷史，但隨著一些破敗卻又精美的建築，仍深深印刻在人們的心中，而那一幢幢造型、風格各異的建築，正是列強巧取豪奪、作為財富與權勢象徵的產物。

而外灘——一條被船伕和苦工們用泥足在黃浦江邊踏出來的阡道，接連歷經侵略者、買辦、官僚財閥與金融鉅子的足跡，最後一躍而為上海繁華的表徵。外灘的建築物頗有可觀，如有著仿希臘式圓頂的上海市府大樓（及昔日的匯豐銀行），正面門拱上方是一列高大的「愛奧尼克式」柱廊，加上裝在大樓中央的希臘圓頂，彷彿古羅馬的萬神殿一般；緊臨在隔壁的是海關大樓，鑲在頂部歌德式鐘樓四面的鐘曾是「亞洲第一大鐘」，沿外灘的門採希臘多立克（Doric）門柱廊式；在與中山東路垂直相交的南京路口，和平飯店房頂的四角尖錐頂十分引人注目，這棟飯店由兩座不同建築風格的大樓組成，南樓仿照 15 到 17 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公寓建築的形式，北樓卻是根據美國「芝加哥學派」的美學觀點建成；此外，還有崇禎 14 年徐光啓第 4 個孫女資助建造的敬一堂及上海最大的天主教堂徐家匯天主堂……

王安憶在《長恨歌》中對女主角王琦瑤有這樣一段描述：

早晨，她對著鏡子梳頭，從鏡子裡看見了上海，

不過，那上海已是有些憔悴，眼角有了細紋的。她走在河邊，也從河裡看見了上海的倒影，這上海是褪了色的。她撕去一張日曆，就覺著上海又長了年紀。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那裡的日日夜夜，都是情義無限。……上海真是不可思議，它的輝煌叫人一生難忘，什麼都過去了，化泥化灰，化成爬牆虎，那輝煌的光卻在照耀。這照耀輻射廣大，穿透一切。從來沒有它，倒也無所謂，曾經有過，便再也放不下。

真是一段貼切的描摹。

由於上海的耐力與包容力，使她越滄桑越顯風華，也就是在這樣陰柔的氛圍中，描寫「上海與女性」關係的作品很早就出現了。1892 年，韓邦慶有一部《海上花列傳》，描寫當時青樓女子如何在十里洋場中遍歷風塵，而種種有關上海與女性的書寫，則在 40 年代達到高潮——張愛玲、蘇青、潘柳黛等人，不止寫上海女性，更以女性寫上海。繼之而起的王安憶，以一段一段的愛情記錄上海這個城市的歷史與變化，因為兩性關係是最親密的關係，人本是孤立的存在，如果沒有一種「相依」的關係，會顯得生活非常抽象、不實在。

由此不難想像 70 年代出生的衛慧，精準的以《上海寶貝》作為半自傳體小說的名稱，因為她認為寶貝意味著漂亮、受寵、令人垂涎、十足女性化，只有上海才可以和寶貝放在一起，而中國沒有其他的城市可以與寶貝放在一起。

衛慧曾說上海的文化從 30 年代起一直有兩條線平行發展，一條是以魯迅為首的革命左翼，一條則是殖民文化帶來的尋歡作樂、香艷而又孤獨頹廢的作風。只不過經過文革後，後者就不存在了。所以說，衛慧的作品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城市中讓那尋歡作樂的孤獨感重現，也許，這就是讓主流文化人不安的原因吧！

（三）女性文化的新主張

許多人把衛慧定位為「性愛描寫高手」，但有多少人真正讀懂她的書？其實，衛慧最終要表達的是對女性的關注。她認為女性既要生存，還要生育，各種社會壓力比男性大，如何表現新一代獨立女性的思想、生活以及焦慮？就是她寫作

二十世紀末海峽兩岸文學現象的觀察——從衛慧《上海寶貝》說起，劉向仁、沈惠如，德育學報，17: 1~16.

的目標。1995年5月，衛慧參加一個上海國際前衛藝術展覽會，她的作品是7條印有她的照片和一段小說的白色男式內褲，據說「一上架就被買家買走」。衛慧用這個作品「對男權文化作後現代式嘲弄，並尖銳地反映出女性意識在艱難發展中的焦慮感」。她認為這是善意的嘲弄，也表現女性作家經常被誤讀的焦慮。

衛慧在《上海寶貝》封面上寫著：一部寫給女性的身心體驗小說。她體驗了什麼？難道只有「性」嗎？衛慧說，「性」其實只是一個幌子，何況「性」是必須、而且健康的。「性」像是一道閃電，通過那樣的狂喜與高潮，可以照見生命最深的角落！「性」在她的小說中是一種手段、是濃彩重墨，目的是為了凸顯人性。⁴

衛慧的筆觸一直在關注女性。一方面是因為小說的女性讀者比較多，另外，也是女性主義的體現。她希望讀者不要老是停留在表面，她寫得那麼赤裸裸，那是對女性像姐妹一樣說私房話，說她們面對工作、面對男人、面對父母的困惑和壓力，讓男性明白女性的心理是怎么回事。⁵衛慧的書暢銷不是偶然，不是光靠性描寫流行起來的，如果沒有好的文筆，讀者也不會買。

拋開衛慧的作品，單看她的生命態度，我們必須承認她是個勇敢的、有生命力的自戀女人。在中國這樣相對封閉、保守的國度裡，她堅持自己那種「將生命當作遊樂場」的態度，並且真真切切地去經歷狂喜、痛苦與平靜。孫瑋芒在《上海寶貝》：從中國內部顛覆父權社會》一文⁶中說道：

《上海寶貝》這種半自傳的、告白式作品，大抵以作者的親身經歷為主，再根據藝術上的需要予以轉化。創作自傳性作品，作者的行動力量、生

命深度、經驗廣度，決定了作品的成敗。寫這類作品，需要非凡的勇氣、真誠、超越。最困難的部分，在於對自己的生活經驗作出高明的判斷，採取一個適當的心理距離。心理距離太近了，將流於膚淺的感傷主義；太遠了，則難以引發讀者共鳴。

關於創作「半自傳小說」的心理方面，衛慧在《上海寶貝》第二十一章有個告白：

不需要過多的勇氣，只需要順從那股暗中潛行的力量，只要有快感可言就行了。不要扮天真，也不要扮酷。我以這種方式發現自己的真實存在，克服對孤獨、貧窮、死亡和其他可能出現的糟糕事的恐懼。

可見衛慧以她的聰明才智，找到了一個表白的恰當心理距離。

衛慧的作品相繼在港、台出版後，有記者問衛慧對兩岸三地女性的看法，她說道：

隨著時代進步，大陸女子尤其是上海姑娘，在社會上獨立意識愈來愈強烈，縱使外表文雅，但心理卻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而台灣女性，感覺上較單純、溫柔，可能是因為整體的社會風氣仍是趨向大男人主義的意識，所以在性格上給人缺乏自主性的感受；至於香港女性的話，性格率直、可愛，不過，太西化了！

衛慧同時向記者表示，她最欣賞的作家是香港的亦舒和台灣的瓊瑤，而張愛玲則影響她寫作風格最深⁷。由此可知，衛慧深度關注城市新女性的生活和思想，因此形成了她的創作風格。至於接下來她要寫些什麼？她說她將要關注年輕人，就是80年代以後出生的、比她更年輕的一代，看來，喜新厭舊的衛慧，應當會有更令人期待的新作品產生。

二、出版、宣傳與被禁的始末

（一）宣傳與炒作——商業運作的典型範例

⁷ 轉引自「博客來網路書店」余苑菁的報導（2000年10月25日）（<http://www.books.com.tw/>）。

⁴ 參見《北京青年報》第22版〈特別發現〉（2000年4月12日）

（<http://www.bjyouth.com.cn/Bqb/20010515/BIG5/default.htm>）

⁵ 摘自「多來米黃金書屋」網站

（<http://www.bigate.com/dfzx.com.cn/bigate/b/g/g/http@www.goldnets.com/level/508.html>）。

⁶ 轉引自PC home e-people 名家專欄電子報（2000年6月9日）

（www.ycrc.com.tw/home/00061801.htm - 8k -）

1、出版——引爆話題

中國瀋陽的春風文藝出版社，於1999年9月出版了《上海寶貝》這部半自傳體的小說。這部號稱「寫給女性的身心體驗小說」，不但在中國大陸引起廣泛爭議，美國的《紐約時報》也大篇幅專訪衛慧，表示這是繼「痞子文學」代表作家王朔之後，中國又一個引起廣泛爭議的作者。

王朔出生於1958年，於80年代中期開始寫作，以尖銳、大膽、不拘一格的風貌贏得青年讀者的喜愛，他作品的特色是以調侃式幽默的對話反諷世俗價值觀，打破禁忌規範。由於新舊時代轉換人們焦慮、困惑、精神空虛無依，王朔以「玩」、「無所謂」的態度提供自我解嘲式的逃避方法，因而被稱為「嬉皮士」或「痞子文學」⁸。

王朔先生的著作，瀰漫著頹廢的氣息，讓人深刻感受到迷亂與無奈，雖然北京迷亂頹廢的方式和上海不同，但每一個城市都有著各種格格不入的頹廢故事，頹廢是現代社會的客觀存在！衛慧的《上海寶貝》描寫的是都市邊緣人，她以半自傳體的方式，敘述一個都市女孩在毒品、愛情、音樂和寫作中經歷所謂「殘酷的青春」，她所受到的指責、嘲諷和追捧、崇拜是一樣強烈。正如王朔一般，都已成為明星式的傳奇人物。

2、另類的宣傳手法

被稱為「新新人類」作家的衛慧，的確不同於前輩作家，她非常知道如何炒作自己，炒成明星，炒成知名作家。有一則描述是這樣的：在上海的一家書店，圍得裡三層外三層的少男少女充滿著期待和露出渴望的目光；在歡呼和尖叫聲中，衛慧穿著黑色緞面旗袍和藍色繡花高跟鞋姍姍而來，面對狂熱的人群，她笑著拋了一個飛吻。據報導，興致高昂的人們幾乎將她面前的桌子掀翻，幾個男孩在人群中大喊：「衛慧、衛慧、衛慧」一位女中學生則對一邊抽著煙一邊簽字的衛慧說：「少抽一點煙吧，對身體不好。」⁹從這則描述可以窺知衛慧的新書簽名會幾乎與影歌星的簽唱會沒有兩樣，不只衛慧如此，和她同

屬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如棉棉等亦不遑多讓，她們製造了一群「文學追星族」，而隨著「文學追星族」的出現，昭告著大陸新生代作家的誕生。

衛慧與棉棉的行徑像極了明星，兩人爭相在媒體前面作秀，並成為雜誌的封面女郎，不僅如此，她們在雜誌封面上的照片還十分大膽，棉棉是身穿黑色透明的緊身衣，衛慧則穿著粉紅肚兜真空裝，所以有人調侃說現在女作家也能一脫成名了。

衛慧十分懂得宣傳之道，九三年她出版第一本小說《蝴蝶的尖叫》時，便知道邀請媒體來參加慶祝派對。她把自我的形象跟小說都當作一種行為藝術，把自己的照片放在書的封面，甚至自編自導拍攝宣傳照。有人說她把自己當成販賣的商品，她卻認為商品也有高下之分，如同CD(Christian Dior)時裝和路邊五十元一條的牛仔褲一般，她和她的作品是屬於高尚而完美的商品¹⁰。

在注重行銷策略的今日，即便是文學作品也無法倖免，試看國外新聞主播為了拉抬收視率而裸體報新聞，學校為了招生也可以上綜藝節目打知名度，那麼作家為了推銷書籍所做的宣傳，也就無法太過苛責了。試看網路上的《上海寶貝》，瀏覽次數已達十四萬次，誰說它不是「銷售成功的商品」呢？

3、負面報導與銷售成績相輔相成

在衛慧和《上海寶貝》持續發燒的同時，兩個事件被媒體大幅報導，對衛慧造成了負面影響，一是衛慧與棉棉的相互指責，一是成都的寫真集事件。

由於衛慧和棉棉的形式作風與寫作內容相近，難免會引起孰好孰壞的爭議，於是二人的針鋒相對就形成了。衛慧到成都簽名售書時對記者說，她不喜歡棉棉的為人和書。「她太虛偽了！」棉棉得知後說：「我以前看過衛慧寫的兩本小說，覺得她是個有前途的女作家，但後來她寫的小說越來越像我的……希望她不要寫我熟悉的東西，應該有自己的風格。」棉棉還說衛慧傳真給她，辱罵她是「雞」，她並且痛斥《上海寶貝》是一本爛書，充滿了媚俗、名牌、手淫、濫交、

⁸ 參見馬森、楊昌年、皮述民、邱燮友所著之《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第三十六章〈桎梏鬆解之後小說的蓬勃發展〉（駱駝出版社，1997年8月），頁496。

⁹ 引自西安西北大學教授張韜的〈屁股越打越紅越值錢的——衛慧、棉棉〉一文（海峽快訊網站，2000年8月9日）（<http://www.taiwan-strait.com/>）。

¹⁰ 引自「明日報」陳瓊如的外電報導（2000年6月15日）。

搞老外、吸毒等內容。衛慧馬上通過媒體予以回擊：「棉棉是個瘋子！她的《糖》賣得沒我的《上海寶貝》好，所以才這樣攻擊我。」¹¹「是不是爛書，讀者看後自然會判斷。」而說到「傳真事件」，衛慧認為：「這件事通篇都是謊言，純屬捏造，……希望她能提供傳真原件。我不會像潑婦罵街一樣罵那些不堪入耳的話。」當然棉棉也不甘示弱的反擊：「衛慧說我是個瘋子？無所謂，她說得越難聽，越證明她心虛。」衛慧回應道：「我從來就沒有認為她是一個作家，她只是一個有特殊經歷的江湖女人，沒有教育水平。這不只是我這麼說，文壇很多人都這麼說。我受過教育，雖說叛逆：但本質還是個知識分子，對於她這種無理謾罵，我基本沒有辦法。」而棉棉的說法則是：「衛慧不過是一個小地方的人，好不容易考上了復旦大學，從此就瘋了。」¹¹

像這樣互揭瘡疤式的攻擊，其實是很沒有「品質」的競爭，然而卻對她們的作品起了推銷作用。據說，她們的爭吵在媒體披露後，兩個人的書都上了暢銷書排行榜。

至於成都的「寫真集事件」又是怎麼一回事呢？起因是《天府早報》，4月4日（2000年）文化版刊出了一則《衛慧想出寫真集》的報導，提及衛慧在成都為《舞臺與人生》雜誌拍封面照片的經過。內容有「俗艷、妖冶、桀驁不馴及放蕩的衛氏神色」、「穿廉價地攤貨」、「毫無品味可言」、「在不穿胸衣的情景下，當著攝影師的面換了三套衣服」等字眼，使衛慧反應激烈，並要求《天府早報》公開道歉。

《舞臺與人生》雜誌的策劃總監郭彥女士說，《天府早報》記者當時沒有在拍攝現場，據她所知，是那位記者來找她們的攝影師拿別的照片時，偶然看到衛慧的照片，然後把朋友聊天時說的一些話斷章取義寫出來，於是在《商務早報》寫了一篇《衛棉之爭起旁騖，媒體惡炒惹非議》的文章「以正視聽」。

而那位「禍從口出」的攝影師趙曉初頗為委屈地說「我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他說《天府早報》的記者王彥是他的朋友，那天她來拿照

片，大家聊天說起我拍衛慧的事，回去後她打電話給我說她們報紙有一篇關於衛慧的文章，想要配一張照片，於是我就讓她從雜誌社挑剩的照片裡選了一張拿走，沒想到我的照片和朋友間隨意聊天說的話竟成了那篇報導。他說王彥是斷章取義，好多東西被她說得很誇張，我也從沒有說過衛慧「衣著無品味」、「衛慧要出寫真集」的話。

至於王彥的說法則是「我後悔當時沒把攝影師說的話錄下來。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寫的都是從他那裡聽來的。」

既然已引起了軒然大波，「領導」就不得不出面擺平了，《天府早報》文化新聞部李中茂主任說：「沒有必要把這件事情鬧大」，因為「成都這個地方媒體競爭激烈」。這句話道出了這一事件產生的背景，也就是說，為了新聞賣點，記者不得不寫、媒體不得不反駁，當然，「受害者」更不得不澄清，如此一來，反倒炒熱了整個事件，而各方（各媒體與各個當事人）也就互蒙其利了。

以上兩個事件，對衛慧來說都有著負面的報導，然而這看似負面的東西，不但沒有把衛慧擊倒，反而刺激了衛慧作品的銷售量，甚至還凸顯了媒體競爭壓力下的怪現象，看來這池已經吹皺的春水，它的漣漪正不斷擴大，所蓄積的能量也是不容小覷的。

（二）越禁越暢銷的不變定律

1、被禁的理由

挾帶著超人氣與各種正、負面的報導之後，《上海寶貝》在出版後八個多月傳出了被禁的消息。被禁的起因是北京新聞出版局市場管理處在接到一些讀者對《上海寶貝》的反映後，專門對該書進行了「審讀」，然後認定書裡一些章節「有不太健康的淫穢內容」，是「腐朽墮落和受西方文化毒害」的典型，隨即在北京的春季書市向各展位發出了停售通知，並對正在出售該書的展位進行「封存暫扣」。

事實上，《上海寶貝》出版後，在中國文藝評論界和讀者中就一直爭論不斷。批評的人認為作者是「用身體而不是用頭腦在寫作」、「書中頹廢、荒淫、不求上進、自我放縱的生活方式讓人難以認同」、「衛慧將文化上的亡國奴心態粉飾成

¹¹ 引自西安西北大學教授張韜的〈屁股越打越紅越值錢的——衛慧、棉棉〉一文（海峽快訊網站，2000年8月9日）（<http://www.taiwan-strait.com/>）。

時尚並招搖過市」¹²。

除了書市之外，據北京青年報的報導，北京市「掃黃」辦說《上海寶貝》一書經新聞出版署認定「內容格調低下，宣揚虛無主義、低俗頹廢的人生觀，並夾雜淫穢內容」，已明令停止銷售，市場上出現的該書要全部查繳。此禁令一出，出版該書的春風文藝出版社面臨了各方壓力，最後決定以社會效益為重，自行毀掉了該書版樣和庫存書！至於為什麼當初樂意出版這本書，現在又大手筆徹底毀掉這本書？據春風文藝出版社負責人之一，布老虎叢書總策劃安波舜說理由有二：一是該書格調確實低了一些，二是衛慧本人在很多場合的言行不太好，造成負面影響。春風文藝出版社一貫認為應讓作品自身說話，反對大肆炒作，對書進行宣傳本是無可厚非，但要顧及書和作家的形象，仍應有理有節。有鑒于此，出版社決定自行清理門戶。

姑且不論這種冠冕堂皇的說法是否鄉愿或者出於無奈，北京市新聞出版局進行大力「掃黃」卻是不爭的事實，只要一經他們發現販售此書立即責令其關門停業接受處理，情節嚴重的還要吊銷書刊經營許可證，同時由工商部門吊銷營業執照。在兩個月內，被認定非法經營《上海寶貝》的海澱區「磊鑫書店」、朝陽區「旭日書店」、「萬博書店」已被吊銷書刊經營許可證，如此雷厲風行的掃蕩，的確令人震驚不已，然而衛慧本人又是怎麼想的呢？

衛慧說書被禁之後沒有任何政府部門針對她個人有指責或傷害，反倒是一些文壇的同道卻藉種種名目對她口誅筆伐，她認為「道德」在那些人手裡已成為黨同伐異的利器，完全脫離了理性的範疇。「另類」的衛慧，果然有與眾不同的看法。

2、越禁越暢銷

就在書被查禁的同時，各種批評仍紛至沓來，什麼「病態的心理」、「受虐的傾向」、「崇洋媚外的典型後殖民心態」等等的罪名不斷湧現，然而批評得越凶，書卻賣得越好，迫使出版管理部門和中宣部開始出面干涉，國家新聞出版署的負責人宣布：出版《糖》的戲劇出版社停業整

頓，出版《上海寶貝》的春風文藝出版社也受到了停業整頓的處罰，社長還被撤職。負責組織和編寫發這本書的，該社設在北京的「布老虎工作室」也因此而停止工作。然而政府的表態成了無形的廣告，不僅沒有禁絕這本書，反而讓不法書商大發橫財，且盜版本充斥了市面。

曾經有記者查訪天津的新華書店和零售攤，都沒有《上海寶貝》的蹤影，但是一些盜版書籍如《衛慧文集》、《衛慧全集》、《衛慧精品集》等卻被擺在顯眼的位置，可見他們非常懂得利用書籍被禁的消息進行另一種銷售宣傳。有一位書販就說《上海寶貝》沒有禁售時，一直乏人問津，被禁之後反而一天能賣出十幾本，就是一項明證¹³。

另一項報導更明顯，成都各大媒體在2000年5月5日均提及《上海寶貝》被禁的消息一傳出，立即在成都市場和讀者中引起連鎖反應，從此掀起了第二輪熱買高潮。商務早報記者在成都市內幾個大型圖書市場和部分零售書店巡視，便發現購買此書者絡繹不絕。在人民北路的圖書批發市場上，《上海寶貝》被擺在很多攤位的明顯位置上，連帶的一些仿作如《廣州寶貝》、《北京寶貝》、《超級寶貝》也賣得不錯，當記者採訪購書人時，大部分讀者都表示是因為好奇所以才來買「禁書」¹⁴，看來「禁令」真是免費的宣傳廣告。

不過也有人認為《上海寶貝》是將小說創作與出版過程當作一種行動藝術的演出，亦即《上海寶貝》期待被查禁、需要被查禁，以證明作品的顛覆性。因為衛慧所師法的亨利·米勒的成名作《北回歸線》1934年在巴黎出版時，也是遭到所有英語國家查禁，如今卻被供認為是美國經典文學之作¹⁵。筆者以為衛慧的本意並無刻意模仿的「陰謀」，實是管理出版部門無意間與她共舞，配合了行動藝術的演出，畢竟全書對禁忌的挑釁意味仍是較強的。

¹³ 參見〈夜光新聞〉2000年5月19日的報導 (dailynews.muzi.com/ll/fanti/69354.shtml - 18k -)。

¹⁴ 參見〈夜光新聞〉2000年5月6日的報導 (dailynews.muzi.com/ll/fanti/69354.shtml - 18k -)。

¹⁵ 參見孫璋芒〈《上海寶貝》：從中國內部顛覆父權社會〉一文（見於PC home e-people 名家專欄電子報，2000年6月9日）(www.ycrc.com.tw/home/00061801.htm - 8k -)。

¹² 據「夜光新聞」2000年5月5日的報導 (dailynews.muzi.com/ll/fanti/69354.shtml - 18k -)。

3、引來泛政治化的評論

猶有甚者，《上海寶貝》的禁令，竟然也會引來泛政治化的批評。西方的某些評論者將這本書視為資本主義對中國新生代的影響，顯然把此書當作打擊共產主義的工具，而美國媒體更在2000年5月，依據美國的意識型態和價值判斷，報導了上海「美女作家」衛慧和棉棉等等的作品如《上海寶貝》被禁的新聞。5月11日紐約時報以聳人聽聞的標題〈性愛、淫欲、吸毒：她的小說讓中國消受不了〉，報導衛慧和她的《上海寶貝》被禁，並稱中國官方銷毀了成千上萬本衛慧的小說，官方媒體攻擊她是「腐朽的、淫穢的西方文化的奴隸」。報導宣稱衛慧的小說「被數以幾十萬甚至上百萬計的中國年青讀者喜愛，她是自王朔之後中國最受歡迎的作家。」該報導隨後還發揮說中國自秦始皇始就有焚書坑儒、迫害知識分子和讀書人的傳統，然後引用人民日報社論說，文學是「神聖的殿堂」，「衛慧等跳上文學神聖殿堂的舞台來跳脫衣舞，必將自尋恥辱」¹⁶。

紐約時報記者將出生70年代的衛慧比做60年代西方的嬉皮士，認為中國文化官僚無法對付這一代年輕人，並且還加諸如秦始皇般焚書坑儒、迫害知識分子的罪名，似乎有一點言過其實，畢竟這一類的禁令有他當時的時代背景，其目的與作用也不太一樣，怎可同日而語？然而報導若有特殊目的，硬要做如此泛政治化的評論，儘管失之公允，恐怕多少能達到某些效果。由此可見衛慧事件已引起了廣泛的重視與討論，它已從單純的出版裁奪事件，「升格」成國際級的「文化事件」。

(三) 開啓另一扇窗口——海外市場的拓展

《上海寶貝》在發行十多萬本被禁之後，除了備受國際矚目之外，台灣出版界也在激烈競爭，最後由揚智出版社的分支機構生智出版社購得版權，於2000年7月出版。

據生智出版社總編輯孟樊表示，由於大陸作家在台灣能夠暢銷的目前只有余秋雨，所以當初大陸的朋友提議在台灣出版《上海寶貝》時，他

還一度遲疑，後來《上海寶貝》在大陸被禁，媒體大幅報導使此書成為當紅的話題書，作者衛慧也成為國際媒體上曝光度最高的作家，於是他本著「愈禁愈暢銷」的通則，決定出版《上海寶貝》，也希望讓台灣讀者看看在大陸被禁的「黃書」是什麼樣子。

孟樊認為，衛慧的《上海寶貝》與台灣的言情小說比起來算是小巫見大巫，只因為國情不同才會被禁，而衛慧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走的卻是言情小說的寫作路線，在學院派作家當中算是異數，她的「美女作家」頭銜相當符合媒體的胃口，種種條件加起來，才會使衛慧成為超人氣的明星。此番在台灣出版，雖然簽約金是生智簽過的大陸作家中最高的，但生智仍將此書視為嘗試之作，第一刷的印量較保守，預計先印2、3千本，若市場反映良好再加印，甚至不排除繼續出版其他大陸新生代作家的書，例如棉棉的《糖》等¹⁷。

《上海寶貝》在台灣出版至今約莫半年時間，筆者走訪金石堂、何嘉仁、新學友等有暢銷書排行榜統計的連鎖書店，此書雖未能在排行榜中高居不下，但多半被放在暢銷書專櫃或者明顯的位置，證明此書在台灣仍有一定的暢銷量。¹⁸

據〈明日報〉的報導，此書在台灣出版的同時，德文版版權已經賣出，而日文版也正在洽談當中，8月29日的夜光新聞更報導法文版也即將出版了，看來《上海寶貝》已在中國以外的市場開創了另一個新局面。

三、後殖民文學的典型——《上海寶貝》內容分析

《上海寶貝》既已引起眾多負面話題，而衛慧本身又對自己的作品頗有信心，那麼我們就來從文本加以分析探討，看看這本小說的內涵價值為何？

平心而論，《上海寶貝》就藝術技巧而言，實在乏善可陳，結構鬆散、情節鋪陳、雜沓重複、贅筆尤多、人物亦多平板單調。然而由於書中主要的場景——上海，其本身的地理環境及在歷史上所佔據的位置十分特殊，形成了一股與眾不

¹⁶ 參見「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網站」〈美國媒體2000年5月中國報導綜述(中國內事務報導部分)〉，2000年8月23日 (<http://www.tsinghua.com/index.htm>)。

¹⁷ 引自「明日報」陳瓊如的報導(2000年6月15日)。

¹⁸ 本文所根據的即為2000年9月初版三刷的「生智」本。

同的後殖民情境，而《上海寶貝》的故事置身於這樣的情境中，自然也就產生了不同的意義。

本章擬以後殖民理論的角度切入，試探《上海寶貝》在殖民情境中表現出來的民族寓言以及慾望、知識和權力的交互運用，並思考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對立、妥協、相互滲透流動的複雜關係。

(一) 後殖民情境下的民族寓言

後殖民理論 (post-colonial) 有兩種含意：一是時間上的完結，從前的殖民控制已經結束；另一個含意是意義的取代，即殖民主義已經被取代，不再存在¹⁹。不論是何種意義，舊的殖民者或是殖民主義縱然遠離，然而並不代表一切結束，相反的，卻以另一種形式（如經濟、文化、媒體）的殖民主義活躍地存在著。

衛慧對於後殖民理論是否爛熟姑且不論，至少「後殖民」這個詞彙在《上海寶貝》中她提到過三次：

天天曾用一個英文單詞「post-colonial」(後殖民)來加以形容……〈我有一個夢〉(頁 34)

一向是海上舊夢的象徵，在世紀末的後殖民情調裡……〈引誘者〉(頁 37)

我說講的都是發生在上海這個後殖民情調花園裡的混亂而真實的故事。〈是愛還是慾望〉(頁 289)

在〈草地派對〉一節中，作者更透過一次事件的安排，正視殖民霸權的問題。

倪可與天天及馬當娜等人在興國賓館舉辦了一個草地派對，大夥熱熱鬧鬧地在草地上自娛自樂，突然一個外國老太太神情威嚴地出現在他們面前，並且請他們離開。老太太說，她的先生是美菱銀行總裁，他們在這裡租了一幢漂亮的法式三層樓房，租金一個月二萬五美金，這一番話讓倪可這群人識時務地走開，不過這群新新人類也開始思考了一些問題：

一路上大家講起以前法租借上的一塊牌子的故事，那塊牌子上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而現在各大跨國公司金融巨頭大財閥又捲土重來，無疑那股強勁的經濟衝力又會帶來心理上的優越和文化霸權。〈草地派對〉(頁 114)

正是這股文化霸權所帶來的後殖民情調，使得《上海寶貝》一書必然的具有某種批判色彩，因此，轉而隱喻成一種民族寓言也絕非偶然。

以下就《上海寶貝》一書中三個主要人物及其隱喻身分略加敘述。

(二) 三個主角的隱喻身分

倪可住在上海，具有從十里洋場時期就沿襲下來的優越感，她野心勃勃，精力旺盛，世界在她的眼裡是個芬芳的水果，隨時等待被咬上一口，她的身分正是後殖民時期上海的隱喻。

倪可身邊的兩個男人，天天代表中國，馬克自然是西方的隱喻。上海的後殖民身分實際上正如倪可在天天與馬克之間的流動與拉扯。

天天是個沈默寡言、多愁善感的人，生活對他彷彿是一只撒上砒霜的蛋糕。

在他父親死後，曾一度患上失語症，這事件具有兩層意義：失語症代表了失去發言的慾望與權力；父親的死亡正是男性勢力的閹割，這和他後來的性無能自然是有關連的。

蒼白的、無力的、虛弱的、陰性的、無所事事的、隨便的、廢物的、吸毒的、性無能的，這些詞彙的集合就是天天，也是中國，尤其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國。

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國或是東方呢？

艾德華·薩伊德 (Edward W.Said) 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 中有極精闢的意見，所謂的東方主義主要是指一套西方人所建構的關於東方的認知與話語系統，東方主義視野中的東方總是那麼落後原始、荒誕無稽、神祕奇詭，而西方則是理性、進步、科學、文明的象徵²⁰。

《蝴蝶君》²¹的故事可視為一個典型，西方

¹⁹ 參見《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前言 (張京媛編，麥田出版社，1995年7月20日初版一刷，1998年3月1日初版二刷)，頁10。

²⁰ 轉引自《後殖民主義》第四章「薩依德的東方主義及其批評」(陶東風著，揚智出版社，2000年2月)，頁79。

²¹ 《蝴蝶君》為當代華裔美國作家黃哲倫 (David Henry)

人眼中的中國男子永遠是陰性的，因此，《上海寶貝》中的天天就是蝴蝶君，是閹割的，是陰性的，是女性化的。

天天的美像一個女孩子，在〈初夏的樣子〉中，倪可與天天的家中舉行了一個「一＋一＋一」派對，所謂「一＋一＋一」就是「一個人＋一朵玫瑰＋一首詩」，在派對中，每一個人可以把一朵玫瑰花獻給他認為最美的人（不論同性或異性），把一首詩獻給他認為最聰明的人，把自己這個人獻給自己最想獻身的人。遊戲開始後，馬當娜說道：

玫瑰花獻給最美的天天，這首詩獻給最聰明的 C o C o。(頁 304)

天天是馬當娜口中的「我的小廢物」(摩登都市)(頁 17)，馬當娜對天天甚為瞭解，自然也特別注意到他的美。

天天的母親回憶起天天出生的那段時光，她說：

我懷孕的那段時間，經常坐在床頭盯著一張日曆看，日曆上是個外國小女孩在草地上玩汽球的照片，我覺得那個小女孩好看得要命，就總是想我也會生那麼好看的一個小孩子，果然後來我在醫院裡就得到了一個十分漂亮的小寶寶，雖然是男孩，但五官十分精緻美麗。〈十年後的晚餐〉(頁 276)

接下來天天的母親凝視著天天，並用西班牙文向她的丈夫胡安解釋她說的話，胡安顯出贊同的表情，對倪可說：「他真的很漂亮，有一點點像女孩子。」這句話也顯示出西方人眼中的天天的形象是陰性的。

相對於天天所代表的中國的形象，代表西方的馬克則是高大的、金髮的、有權勢的、運動健將的、性能力超強的……種種強勢元素的綜合體。

Hwang) 之劇作，曾贏得 1988 年之東尼獎。劇中描述一位法國外交官，因迷戀一位假扮成理想東方美人的中國京劇乾旦，而產生的跨國愛情/間諜故事。

(三) 殖民情境的永劫回歸

在馬當娜的邀約下，一個叫做「重回霞飛路」的懷舊派對上，倪可、天天與馬克三人初次見面。

「重回霞飛路」具有值得玩味的象徵意義，如同書中的敘述：

三〇年代的霞飛路如今的淮海路，一向是海上舊夢的象徵，自世紀末的後殖民情調裡，它和那些充斥著旗袍、月份牌、黃包車、爵士樂的歲月重又變得令人矚目起來，像打在上海懷舊之心裡的一個蝴蝶結。〈引誘者〉(頁 37)

「重回霞飛路」意味著重回到過去的殖民情境，旗袍、月份牌、黃包車、爵士樂是代表殖民情境的具體符碼。因此，三個人的見面，就某種意義而言，無異是從後殖民情境回到殖民情境的永劫回歸，一切的拉扯糾纏、權力宰制、慾望流動、愛恨衝突就從「兩個男人一左一右站在我兩旁」這個具有象徵意義的畫面展開。

倪可與馬克見面時的穿著是這樣的：

馬當娜稱讚著我的黑緞旗袍，旗袍的胸襟上是一朵美得霸道的牡丹刺繡，這是在蘇州的絲廠訂做的。她又稱讚馬克身上的一襲古董西服很酷，這是一件從上海某資本家遺少的手裡高價買來的小領口三粒扣西服。〈引誘者〉(頁 38)

前半段有關服飾的敘述呈現出西方人凝視中國的眼光，黑緞旗袍、牡丹刺繡以及蘇州絲廠都是代表中國的符碼。後半段的敘述則影射西方強權挾著雄厚的資本入侵上海的態勢。

當代表西方強權的馬克展開行動，準備與倪可共舞(入侵上海)時，代表中國的天天在哪裡呢？

天天這時在角落的沙發，低著頭動手捲一個小煙卷，在他出現幽閉症前兆的時候他總會抽這些東西。接下來，馬克跟倪可說：「他好像睡著了。」(按：中國總是容易睡著的)更不堪的是，曲終人散時，天天倒在小便池邊昏迷了，馬克幫忙上了計程車，倪可身邊的兩個男人，一個昏迷得不省人事，一個則在昏暗中閃爍著貪婪的眼光，第一次的交鋒，高下立判，中國毫無招架之

力。

文末馬克留下了他的名片，有公司有地址有電話，是一家德資跨國投資顧問公司，看著身邊睡著的中國（天天），上海（倪可）必然是要投入經濟強權的西方（馬克）了。

（四）身分認同的矛盾與焦慮

權力的宰制可以轉化成任何的形式：經濟、政治、文化、知識，甚至是慾望與性，經過包裝的權力，因應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供需，適時地在兩者之間流動擴散。

對倪可而言，她最想要的是什麼呢？毫無疑問的，答案是：性。因為「從大學開始他就被一種『性本論』影響了人生觀」，偏偏天天無法給她性的滿足，她必須要找到一個出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²²的愛情論語：「同女人做愛和同女人睡覺是兩種互不相干的感情，前者是情欲——感官享受，後者是愛情——相濡以沫。」成為她行動的基礎，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為她背書，從此她註定要在兩個男人之間擺盪。

倪可需要性，馬克正好可以無限制的供應，各取所需。於是，透過性的交流，馬克與倪可完成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權力運作。做愛時，馬克總喜歡在唱機裡塞一張中國評彈的唱片：

他點點頭，把酒遞給我，「那是最適合做愛的神祕音樂。」〈把我帶回你的家〉（頁 84）

打開唱機，放上一張徐麗仙的評彈唱段。〈是愛還是慾望〉（頁 291）

我留在馬克的公寓裡，我們赤身裸體地待在床上聽評彈看影碟。〈亂〉（頁 327）

馬克不但以性征服了倪可，同時更強姦了以評彈為符碼的中國文化。

馬克與倪可的關係正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兩者之間存在一種矛盾的、共生的關係，如同曼米（Memmi）所說的：「被殖民者為

什麼能夠如此殘酷地否定自己？為什麼他們能夠既痛恨殖民者但同時又如此崇拜他們？」²³對倪可來說，她在臣服於馬克超強的性能力之餘，內心仍然是充滿了矛盾：

我睜大眼睛，半愛半恨地看著他。〈把我帶回你的家〉（頁 84）

每次見到他，我就想我願意為他而死，死在他身上，每次離開他，我就又會想應該去死的人是他。〈是愛還是慾望〉（頁 286）

我要發瘋了，這樣子是不對的，遲早會出事。〈亂〉（頁 328）

最後，天天死了，馬克走了，當天天的奶奶問倪可：「你是誰」時，倪可不知如何回答，只能不斷地反問自己「是啊！我是誰？我是誰？」這代表了身分認同的焦慮，天天的奶奶可以看成是中國無法動搖的舊傳統，面對這個舊傳統，後殖民情境中的上海該如何回應自己真實的身分呢？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撇開性愛、吸毒等描述，《上海寶貝》確實隱含了一些寓意，值得讀者深思。

四、爭鳴與激盪——兩極化的評價

衛慧在大陸版的《上海寶貝》後記裡說到：「我不知道這本書的最終命運會被引向何方，但我知道一本書一旦完成，它的命運就不由它的作者控制。」²⁴可見衛慧深知此書可能引起諸多爭議。事實上，各種負面評價的確排山倒海而來，但是相對激起的絢麗浪花也不小，畢竟它切中要害，深深牽引著讀者的目光和思緒。

綜觀本書的評價，我們可以從負面評價及正面評價兩方面歸納出幾個論點：

（一）負面評價：

²³ 轉引自《後殖民主義》第一章「後殖民主義、後殖民理論與後殖民性」（陶東風著，揚智出版社，2000年2月），頁13。

²⁴ 見《上海寶貝》台灣版後記（衛慧著，生智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三刷），頁367。

²²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小說，作於1984年。

1、精神遊魂與肉身感知

衛慧否定一切人生的理想，一反以往文學作家對美好人性的肯定，像《上海寶貝》裡天天的形象，作者賦予了他某些超凡脫俗的品性，使之頗像人文精神的化身，然而同時又把他寫成一個陽萎症患者、一個毫無生命活力的廢人。他能給性伙伴帶來精神上的溫馨，卻永遠滿足不了她肉體的飢渴，因而衛慧無情地判處了他的死亡，從而也就宣判了人文精神的死亡。作品中的人物無所事事又高度空虛，像游離靈魂飄來蕩去，只剩下吃、喝、睡、性交等肉身感知²⁵。

2、有「痞」性而無「痞」格

許多人把她和王朔進行了比較。王朔的作品雖有「痞」性，但是在骨子裡仍然保持著對傳統道德的記憶，不少作品都是對這種記憶的回歸。他寫流氓、寫罪犯，主要的心理動機是不滿所謂「革命」人格的虛偽，想以邊緣人的真實轟擊這種虛偽，不過他們最後都幡然悔悟、「浪子回頭」。衛慧的人物表面上說她們喜歡「凶殺、陰謀、情欲、毒藥、瘋狂」，其實只學到了王朔的皮毛，完全沒有了他內在的精神²⁶。

3、有「放蕩」而乏「真愛」

也有批評家認為張賢亮、王安憶等作家盡管接觸了性，但總不忘記注入一點生命哲學意義和審美意義。衛慧卻無所顧忌、蒸發掉了性愛中的所有追求，著意渲染肉體的快感和「高潮」的炫暈，好像要把自己的小說變成一部性交大全兼帶傳授性交秘訣，如《上海寶貝》裡寫了手淫、口淫、意淫、同性戀、人畜之戀，還有在便池上做愛、貼著牆壁做愛等，即使強調愛的真誠和執著，也予人空泛的感覺²⁷。

4、享樂主義的極致

有人說衛慧是享樂主義的產物。以《上海寶貝》為例，靠斷斷續續的寫作賺錢的倪可沒有任何經濟實力過上層階級生活，她情願把性無能的天天當情人，由天天進入他們的圈子裡。她學洋人闊綽的派頭，出入世界級大酒店、坐別克車、喝萊姆酒、舉行派對等等。曾有一天晚上因為精

神空虛，坐飛機到北京消夜，第二天一早又坐飛機匆匆趕回上海。如此大把花錢、扮酷、扮帥，充分展示了她女性的虛榮、輕浮和世俗。天天靠著富婆母親源源不斷的供給而任意揮霍，倪可靠著美麗的肉體服務、分享他的財富及他圈子裡的生活。當失去了天天這個依託時，她又準備飛往德國寄生到更為富裕的情人馬克身上²⁸……總之就是只會享用社會資源而不去生產創造的一群米蟲。

5、文字語病

海外女作家虹影，在衛慧的某篇作品裡，挑出了三十個語病，不僅說她「作文不合格」，且對她中文系的文憑質疑。這雖然有一點吹毛求疵，但也可看出《上海寶貝》不太討人喜歡。

另外，也有人挑剔衛慧在文中所寫的現代與前衛的名詞，例如北約的網址沒寫對，安室奈美惠的名字也弄錯；羅列美美百貨、巴黎春天、八百伴甚至百盛商場，把城市建設的成果加進《上海寶貝》的優越與飄然感中；沒有靈感時，更羅列些國際國內新聞，像流水賬；還有英文的大量使用，而每章開頭都有大段的引文與語錄，似乎說明她的文字沒法精練地表達思想，只好借用別人的話來加深內容²⁹。

6、俗豔可笑

從衛慧筆下倪可的言談可以看出，她時刻都在提醒別人注意她服裝的品牌，以表示她是多麼有品味；提醒別人注意她的文憑，以表示她是受過高等教育，其潛臺詞就是「我是如此優雅而有品味，但是我都做了出格的事了，我夠另類吧，我夠反叛吧。」頗為俗豔可笑。衛慧把她的主人公們全都設計成年輕性感的青春偶像，男人瀟灑、女人漂亮，出入的地點也是上層人士進出的高尚會所、賓館、酒吧等等，就如小女生的夢幻一般膚淺³⁰。

7、故作成熟掩飾脆弱

²⁵ 同上。

²⁶ 參見李修羅〈迷離失落的生活——我看《上海寶貝》〉(《江南時報》第八版，2000年4月3日)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47/>)。

²⁷ 參見〈夜光新聞〉2000年9月27日的報導(dailynews.muzi.com/11/fanti/69354.shtml - 18k -)。

²⁵ 引自西安西北大學教授張韜的〈屁股越打越紅越值錢的——衛慧、棉棉〉一文(海峽快訊網站，2000年8月9日)(<http://www.taiwan-strait.com/>)。

²⁶ 同上。

²⁷ 同上。

作者剛剛二十出頭，雖然經歷有限，但只要表達真性情，仍可獲得一種青春視角，從而揚長避短。但在衛慧筆下，卻表現出她對「長大成人」的過度渴望。她主觀設定了一些成人儀式，例如性行為，但因缺乏情節的必要過渡，顯得很倉促。她在一種「特立獨行的表達之下」，實際隱藏的是「自我的脆弱」，在急於穿越成人儀式的渴望下，隱藏的是一顆不成熟的心³¹。

(二) 正面評價

1、修辭技巧不差

衛慧的語言運用得相當不錯，特別是在描繪某些場景和感覺時，簡潔敏銳、奇幻詭異。她常用的修辭手法叫「通感」，就是用聽覺來描繪視覺，用味覺來描繪觸覺等等³²。她的內心獨白充滿對生命的洞見，新穎貼切的比喻頗耐咀嚼，人物生動、對話鮮活而犀利³³。

2、形成一種文學現象

衛慧、棉棉、周潔茹等作者已經形成晚生代「小美女作家」群體。在中國文學還沒有弄清要走哪條路的時候，她們的出現「填補了文學空檔」。然而，這些「小美女」們受商業文明的影響較深。她們進行的是非主流的「邊緣寫作」，描寫「邊緣人」，這儼然已經形成了一種「現象」，雖然引起爭議，但不容忽視³⁴。

3、顛覆父權社會

這部作品的藝術性不在三角戀的通俗情節，而在女主角對「情慾自主」的自覺歷程、對藝術家創作與生活關係的省察、對上海這個現代都會風情的捕捉。《上海寶貝》描寫異國情侶的纏綿、探索女性的情慾，筆觸深情而率直，有法國女作家苔哈絲《情人》的神韻。衛慧可以說是站在女性主義的立場，以長篇小說從中國內部顛覆了

「君父思想」³⁵。

4、真實生活的寫照

在「論點社區」網站中，網友紛紛反映，《上海寶貝》一書中描寫的生活，那種存在於上海這樣一個充滿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城市裡的生活，其實都是真實的，無論是最被反感的和外國鬼子私交的情節、荒淫迷亂的生活、西班牙媽媽的故事還是主人公和男朋友的交錯，天天都發生在你我身邊，雖然這些事情不一定都發生在一個人（主人公）身上，但這是一本小說，不是傳記或寫實文學，不能拿新聞報導的眼光評論。

5、禁書令是對文化的否定

衛道士們需要陽春白雪的教程，普通百姓也需要下里巴人的調料。少數高人一等的人群一聲令下，束縛多數人群對了解世界的需求，這無論如何也不是一種正常的態度。上海寶貝反黨嗎？反社會主義嗎？反無產階級專政嗎？作者無非是把自己經歷的、聽到的、想像的故事呈現在讀者面前，是非對錯把握在每一個讀者心中，而不在少數特權階級手中。一本好書不會因為某些人試圖制止流傳而銷彌，這本書長時間位居讀書排行榜前列就能說明它的成功³⁶。

從上述兩極化的評價，我們發現一些被稱做缺失的部分恰巧是該書的特色，而某些人眼中的洪水猛獸（如性愛、毒品等）卻也真實存在城市中的某個角落，只要從不同的視角切入，就會有不同的結論。正如本章開頭所引的大陸版後記，衛慧對自己作品隱然預期到會有褒貶不一的爭議，而筆者前一章對《上海寶貝》的分析，也正是試圖從一個不一樣的視野審析這本小說，若是如上述虹影對《上海寶貝》的文字有如雞蛋裡挑骨頭般的苛求，就未免顯得瑣碎了，難怪有人要為文反駁³⁷，畢竟這本小說掀起的熱潮不容忽視，該如何看待它，應該還是直接從文本切入較為客觀。

五、結語——世紀末文學現象評析

³⁵ 參見孫瑋芒《〈上海寶貝〉：從中國內部顛覆父權社會》一文（見於 PC home e-people 名家專欄電子報，2000年6月9日）（www.ycrc.com.tw/home/00061801.htm - 8k -）。

³⁶ 綜合「論點社區」網站中網友的意見。

³⁷ 如多元《查衛慧的文憑，免了吧》一文直言「我為女作家虹影的理解力和想像力感到羞愧。」

³¹ 引自王曉漁《肢體表演，或曰文字的作秀——衛慧論》（橄欖樹文學社網站，2000年1月1日、3日、3月1日）

（<http://www.wenxue.com/b5/aboutot.htm>）。

³² 參見《夜光新聞》2000年9月27日的報導（dailynews.muzi.com/11/fanti/69354.shtml - 18k -）。

³³ 參見孫瑋芒《〈上海寶貝〉：從中國內部顛覆父權社會》一文（見於 PC home e-people 名家專欄電子報，2000年6月9日）（www.ycrc.com.tw/home/00061801.htm - 8k -）。

³⁴ 參見《夜光新聞》2000年5月19日的報導（dailynews.muzi.com/11/fanti/69354.shtml - 18k -）。

二十世紀末海峽兩岸文學現象的觀察——從衛慧《上海寶貝》說起，劉向仁、沈惠如，德育學報，17: 1~16。

《上海寶貝》從成書前到出書後，從作者本身到小說內容，無一不是話題，所引發的書外情節，其戲劇性絕不亞於小說本身。在這樣一場世紀末的出版秀中，我們隱約可以看出文學在二十世紀末有了一些共通媒介，而這些媒介，是否開啓了華文文學順利通往二十一世紀的「眾妙之門」呢？以下就海峽兩岸的共通現象加以歸結、評析。

（一）大眾文化形式引爆流行風潮

所謂「大眾文化」，是指 90 年代以後出現的「與當代大工業生產密切相關，並且以工業方式大量生產、複製消費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³⁸既是文化商品，就不得不做商業利益的考量，於是，一些文學載體紛紛改版，如學術性刊物改爲通俗文學期刊、副刊傾向刊登輕薄短小的作品、出版社也以最易追隨流行的年輕人爲消費主體，於是所謂易讀易懂、貼近生活的「大眾文學」、「通俗文學」、「新新人類小說」便出籠了。在大眾文學的類型中，以「言情小說」最爲暢銷，「言情小說」的始祖是民國初年的「鴛鴦蝴蝶派」，接著有 3、40 年代的張恨水、秦瘦鷗、4、50 年代的禹其民、金杏枝、6、70 年代的依達、瓊瑤等，80 年代末期，台灣的希代文化公司引介了一批羅曼史小說，引起了極大的熱潮，但也因爲內容膚淺而遭受了無情的批判。實際上，遭受批判一向是言情小說的宿命，且看 30 年代茅盾、魯迅對鴛鴦蝴蝶派的抨擊，以及 60 年代台灣「青年戰士報」對瓊瑤的圍剿便知。如今，進入了新世代言情小說的領域，在作品的質量上有了提昇的趨勢，有的明顯標榜模仿張愛玲，有的回歸到 60 年代流行的存在主義探討，其中的佼佼者就是 1996 年出版的《傷心咖啡店之歌》（朱少麟著，九歌出版社）。

至於《上海寶貝》，則是更新一代的言情小說，崇尚個人自由、追求個性表現、排斥教條束縛，與台灣不同的是：在中國大陸推行市場經濟、大量引進外資的背景之下，對中國道學主義的文學

傳統進行了暴動與顛覆，確實斐然可觀。不僅如此，繼之而起的小美女作家群如棉棉、安妮寶貝等早已虎視眈眈、迫不及待的冒出頭來，雖然，她們承襲了大眾言情小說一貫遭受的盛名與罵名，但是又有誰能抵擋這一股風潮呢？

（二）網路載體的推波助瀾

網路文學的定義十分寬廣，有以網路發表代替書籍出版的作品、有在網路上受歡迎進而出書的作品（如蔡智恒《第一次親密接觸》等）、有因書籍暢銷而被放到網站上的作品等（如衛慧《上海寶貝》、朱少麟《傷心咖啡店之歌》等），本節所說的網路載體即指第三種。

網路作爲文學傳播媒介與其他大眾媒介最大不同，在於無庸投注大量的經費來運作，它是以類似「人際傳播」的方式，和文學的讀者心靈情意相通。台灣的傳統文學界，在 1997 年開始，受到網路書店的衝擊，博學堂、遠流博識網、博客來、一千零一頁……等網站的先後建構，反映出搶攻網路文學出版通路的急迫性。而眾多行銷活動中，最讓人側目的活動，莫過於小說家朱少麟的《傷心咖啡店之歌》長篇小說，搶先於網路全文連載所引發的震撼。朱少麟的《傷心咖啡店之歌》，因 1997 年五月獲選爲華淵

（<http://www.sinanet.com.tw/>）書味頻道的「每月一書」，於網路上的連載，引起一片熱烈的討論，經由網友的口耳相傳之後，建立不錯的口碑和銷售量，據統計到年底仍高踞於一些書店的暢銷排行榜中。³⁹

接著，大眾文學的作者，利用網路的互動性，建立個人網頁，開放討論空間，同時爲新出版書籍進行促銷的情況就越來越多了。

《上海寶貝》的上網，無疑也是網友們口耳相傳爭相一睹的實例，然而有趣的是，當此書被禁之後，向隅的讀者只好從網路下載此書進行閱讀，許多人對這樣的現象紛紛抱怨，甚至埋怨出版社自毀雕版，害他們買不到書。然而他們應該慶幸有網路這個載體的存在，而那些發下禁書令的人恐怕沒料到還有網路這個漏網之魚吧！

³⁸ 引自王曉漁〈肢體表演，或曰文字的作秀——衛慧論〉（橄欖樹文學社網站，2000 年 1 月 1 日、3 日、3 月 1 日）

（<http://www.wenxue.com/b5/aboutot.htm>）。

³⁹ 參見須文蔚〈1997 文學上網的觀察〉（台灣文學工作室網站）（<http://www.ncku.edu.tw/~taiwan/taoan/>）。

(三) 製造話題以凝聚焦點

在第二章第一節中，筆者曾敘述《上海寶貝》一書的宣傳與炒作手法，並稱其為商業運作的典型範例，無論是哪一種宣傳方式，都是以引起話題為目的，一旦製造話題，就可成為各媒體的焦點，從而勾起眾人的好奇心、提昇知名度，增加人氣與買氣。除了刻意安排的行銷策略外，小說中大量的「性」的描寫，是自然引起話題的最佳利器。在台灣的女作家中，以李昂描寫性最為大膽，不過她寫性是為反應社會問題，剖析男女之間的權力關係；而新世代作家中，則屬洪凌的變態、暴力、血腥的性描寫為極致，只是這樣的呈現，距離感會比較大；至於衛慧，沒有道德的束縛，性就是性，單純的享受歡愉，加之以半自傳體裁的包裝，激起人們的偷窺欲，這樣的書，想要不暢銷都難。

數年前在台灣激起最大漣漪的，當屬李昂的《北港香爐人人插》了，為了書中人物的對號入座，引起諸多揣測甚至爆發人身攻擊的批判，都使得這一本小说家喻戶曉。看來，製造聳動的話題，已成為一項重要的行銷手法了。

(四) 附加價值與週邊效益相互配合

如上所述，書籍（特別是大眾文學）已成了一種文化商品，既是商品，自然免不了促銷動作，於是，許多週邊產品或套裝活動於焉出現。首先，舉辦盛大的新書發表會，佔領平面及立體媒體的某個角落，其次，以優惠折扣、贈送電影票、咖啡折價券等吸引買者，再者，根據書的內容製造相關產品，例如村上春樹的小說常提及爵士樂，於是像《迴轉木馬的終端》一書便附帶一張爵士樂CD；渡邊淳一的《失樂園》裡外遇的男女主角常至各地溫泉幽會，於是套裝的溫泉旅遊行程隨即出現。這雖然是因為小說流行之後所產生的附加價值，但未嘗不是另一波宣傳，對兩者的促銷效果是相輔相成的。

關於這一點，標榜上海這個城市的《上海寶貝》自然是不遑多讓，在持續延燒的熱潮中，以《上海寶貝》一書中提及的地點所安排的旅遊指南也出現了，這個點子十分吸引人，讓大家可以追隨衛慧的腳步，對上海這個後殖民城市做一番巡禮，這恐怕已成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

另類詮釋。

今日的社會是多元化的，文學的流行趨勢也瞬息萬變，由《上海寶貝》所引爆的話題與風潮，遲早會淹沒在時代的洪流中。然而，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卻不能不正視這股潮流所泛起的漩渦，它提醒我們該如何跨越危機、順勢而下，相信滔滔的文學浪花將會不斷湧現。